

入中論

月稱論師 造

法尊法師 譯

梵語雲：摩陀耶摩迦阿波達囉拿摩

藏語雲：喔媽拉久吧意夏哇

漢語雲：入中論

頂禮曼殊室利童子

聲聞中佛能王生	諸佛復從菩薩生
大悲心與無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悲性于佛廣大果	初猶種子長如水
常時受用若成熟	故我先贊大悲心
最初說我而執我	次言我所則著法
如水車轉無自在	緣生興悲我敬禮
眾生猶如動水月	見其搖動與性空

第一菩提心歡喜地

佛子此心于眾生	為度彼故隨悲轉
由普賢願善回向	安住極喜此名初
從此由得彼心故	唯以菩薩名稱說
生於如來家族中	斷除一切三種結
此菩薩持勝歡喜	亦能震動百世界
從地登地善上進	滅彼一切惡趣道
此異生地悉永盡	如第八勝此亦爾
即住最初菩提心	較佛語生及獨覺

由福力勝極增長 爾時施性增最勝	彼至遠行慧亦勝 為彼菩提第一因
雖施身肉仍殷重 彼諸眾生皆求樂	此因能比不現見 若無資具樂非有
知受用具從施出 悲心下劣心粗獷	故佛先說佈施論 專求自利為勝者
彼等所求諸受用 此復由行佈施時	滅苦之因皆施生 速得值遇真聖者
於是永斷三有流 發誓利益眾生者	當趣證於寂滅果 由施不久得歡喜
由前悲性非悲性 且如佛子聞求施	故唯佈施為要行 思惟彼聲所生樂
聖者入滅無彼樂 由割自身佈施苦	何況菩薩施一切 觀他地獄等重苦
了知自苦極輕微 施者受者施物空	為斷他苦勤精進 施名出世波羅蜜
由於三輪生執著 極喜猶如水晶月	名世間波羅蜜多 安住佛子意空中
所依光明獲端嚴	破諸重暗得尊勝

第二菩提心離垢地

彼戒圓滿德淨故 身語意行咸清淨	夢中亦離犯戒垢 十善業道皆能集
如是十種善業道 彼如秋月恒清淨	此地增勝最清淨 寂靜光飾極端嚴

若彼淨戒執有我	則彼屍羅不清淨
故彼恒於三輪中	二邊心行皆遠離
失壞戒足諸眾生	於惡趣受佈施果
生物總根受用盡	其後資財不得生
若時自在住順處	設此不能自攝持
墮落險處隨他轉	後以何因從彼出
是故勝者說施後	隨即宣說屍羅教
屍羅田中長功德	受用果利永無竭
諸異生及佛語生	自證菩提與佛子
增上生及決定勝	其因除戒定無餘
猶如大海與死屍	亦如吉祥與黑耳
如是持戒諸大士	不樂與犯戒雜居
由誰于誰斷何事	若彼三輪有可得
名世間波羅蜜多	三著皆空乃出世
佛子月放離垢光	非諸有攝有中祥
猶如秋季月光明	能除眾生意熱惱

第三菩提心發光地

火光盡焚所知薪	故此三地名發光
入此地時善逝子	放赤金光如日出
設有非處起嗔恚	將此身肉並骨節
分分割截經久時	於彼割者忍更增
已見無我諸菩薩	能所何時何相割
彼見諸法如影像	由此亦能善安忍

若已作害而嗔他	嗔他已作豈能除
是故嗔他定無益	且與後世義相違
往昔所作惡業果	既許彼苦能永盡
雲何嗔恚而害他	更引當來苦種子
若有嗔恚諸佛子	百劫所修施戒福
一剎那頃能頓壞	故無他罪勝不忍
使色不美引非善	辨理非理慧被奪
不忍令速墮惡趣	忍招違前諸功德
忍感妙色善士喜	善巧是理非理事
歿後轉生人天中	所造眾罪皆當盡
了知異生與佛子	嗔恚過失忍功德
永斷不忍常修習	聖者所贊諸安忍
縱回等覺大菩提	可得三輪仍世間
佛說若彼無所得	即是出世波羅蜜
此地佛子得禪通	及能遍盡諸貪嗔
彼亦常時能摧壞	世人所有諸貪欲
如是施等三種法	善逝多為在家說
彼等亦即福資糧	復是諸佛色身因
發光佛子安住日	先除自身諸冥暗
復欲摧滅眾生暗	此地極利而不嗔

第四菩提心焰慧地

功德皆隨精進行	福慧二種資糧因
何地精進最熾盛	彼即第四焰慧地

此地佛子由勤修 菩提分法發慧焰
較前赤光猶超勝 自見所屬皆遍盡

第五菩提心難勝地

大士住於難勝地 一切諸魔莫能勝
靜慮增勝極善知 善慧諸諦微妙性

第六菩提心現前地

現前住於正定心 正等覺法皆現前
現見緣起真實性 由住般若得滅定

如有目者能引導 無量盲人到止境
如是智慧能攝取 無眼功德趣聖果

如彼通達甚深法 依於經教及正理
如是龍猛諸論中 隨所安立今當說

若異生位聞空性 內心數數發歡喜
由喜引生淚流注 周身毛孔自動豎

彼身已有佛慧種 是可宣說真性器
當為彼說勝義諦 其勝義相如下說

彼器隨生諸功德 常能正受住淨戒
勤行佈施修悲心 並修安忍為度生

善根回向大菩提 複能恭敬諸菩薩
善巧深廣諸士夫 漸次當得極喜地

求彼者應聞此道

彼非彼生豈從他 亦非共生寧無因
彼從彼生無少德 生亦複生亦非理

若計生已復生者 盡生死際唯種生	此應不得生芽等 雲何彼能壞於彼
異於種因芽形顯 若舍前性成餘性	味力成熟汝應無 雲何說彼即此性
若汝種芽此非異 或一性故種如芽	芽應如種不可取 也應可取故不許
因滅猶見彼果故 故計諸法從自生	世亦不許彼是一 真實世間俱非理
若計自生能所生 非一故勿許自生	業與作者皆應一 以犯廣說諸過故
若謂依他有他生 又應一切生一切	火焰亦應生黑暗 諸非能生他性同
由他所作定謂果 從一相續能生生	雖他能生亦是因 稻芽非從麥種等
如甄叔迦麥蓮等 非一相續非同類	不生稻芽不具力 稻種亦非是他故
芽種既非同時有 芽從種生終不成	無他雲何種是他 故當棄舍他生宗
猶如現見秤兩頭 所生能生事亦爾	低昂之時非不等 設是同時此非有
正生趣生故非有 此二如何與秤同	正滅謂有趣於滅 此生無作亦非理
眼識可有同時因 已有重生有何用	眼等想等而是他 若謂無彼過已說

生他所生能生因	為生有無二俱非
有何用生無何益	二俱俱非均無用
世住自見許為量	此中何用說道理
他從他生亦世知	故有他生何用理
由於諸法見真妄	故得諸法二種體
說見真境即真諦	所見虛妄名俗諦
妄見亦許有二種	謂明利根有患根
有患諸根所生識	待善根識許為倒
無患六根所取義	即是世間之所知
唯由世間立為實	餘即世間立為倒
無知睡擾諸外道	如彼所計自性等
及計幻事陽焰等	此於世間亦非有
如有翳眼所緣事	不能害於無翳識
如是諸離淨智識	非能害於無垢慧
癡障性故名世俗	假法由彼現為諦
能仁說名世俗諦	所有假法唯世俗
如眩翳力所遍計	見毛髮等顛倒性
淨眼所見彼體性	乃是實體此亦爾
若許世間是正量	世見真實聖何為
所修聖道復何用	愚人為量亦非理
世間一切非正量	故真實時無世難
若以世許除世義	即說彼為世妨難
世間僅殖少種子	便謂此兒是我生
亦覺此樹是我栽	故世亦無從他生

由芽非離種為他	故于芽時種無壞
由其非有一性故	芽時不可雲有種
若謂自相依緣生	謗彼即壞諸法故
空性應是壞法因	然此非理故無性
設若觀察此諸法	離真實性不可得
是故不應妄觀察	世間所有名言諦
于真性時以何理	觀自他生皆非理
彼觀名言亦非理	汝所計生由何成
如影像等法本空	觀待緣合非不有
於彼本空影像等	亦起見彼行相識
如是一切法雖空	從空性中亦得生
二諦俱無自性故	彼等非斷亦非常
由業非以自性滅	故無賴耶亦能生
有業雖滅經久時	當知猶能生自果
如見夢中所緣境	愚夫覺後猶生貪
如是業滅無自性	從彼亦能有果生
如境雖俱非有性	有翳唯見毛髮相
而非見為餘物相	當知已熟不更熟
故見苦果由黑業	樂果唯從善業生
無善惡慧得解脫	亦遮思維諸業果
說有賴耶數取趣	及說唯有此諸蘊
此是為彼不能了	如上甚深義者說
如佛雖離薩迦見	亦嘗說我及我所
如是諸法無自性	不了義經亦說有

不見能取離所取	通達三有唯是識
故此菩薩住般若	通達唯識真實性
猶如因風鼓大海	便有無量波濤生
從一切種阿賴耶	以自功能生唯識
是故依他起自性	是假有法所依因
無外所取而生起	實有及非戲論境
無外境心有何喻	若謂如夢當思擇
若時我說夢無心	爾時汝喻即非有
若以覺時憶念夢	證有意者境亦爾
如汝憶念是我見	如是外境亦應有
設曰睡中無眼識	故色非有唯意識
執彼行相以為外	如於夢中此亦爾
如汝外境夢不生	如是意識亦不生
眼與眼境生眼識	三法一切皆虛妄
餘耳等三亦不生	如於夢中覺亦爾
諸法皆妄心非有	行境無故根亦無
此中猶如已覺位	乃至未覺三皆有
如已覺後三非有	癡睡盡後亦如是
由有翳根所生識	由翳力故見毛等
觀待彼識二俱實	待明見境二俱妄
若無所知而有心	則於發處眼相隨
無翳亦應起發心	然不如是故非有
若謂淨見識功能	未成熟故識不生
非是由離所知法	彼能非有此不成

已生功能則非有 非離能別有所別	未生體中亦無能 或石女兒亦有彼
若想當生而說者 若互相依而成者	既無功能無當生 諸善士說即不成
若滅功能成熟生 諸有相續互異故	從他功能亦生他 一切應從一切生
彼諸刹那雖互異 此待成立仍不成	相續無異故無過 相續不異非理故
如依慈氏近密法 所有自相各異法	由是他故非一續 是一相續不應理
能生眼識自功能 即此內識依功能	從此無間有識生 妄執名為色根眼
此中從根所生識 變似青等愚不了	無外所取由自種 凡夫執為外所取
如夢實無餘外色 如是於此醒覺位	由功能熟生彼心 雖無外境意得有
如於夢中無眼根 無眼唯由自種熟	有似青等意心生 此間盲人何不生
若如汝說夢乃有 如此無第六成熟	第六能熟醒非有 說夢亦無何非理
如說無眼非此因 是故夢中亦應許	亦說夢中睡非因 彼法眼為妄識因
隨此如如而答辯 如是能除此妄靜	即見彼彼等同宗 諸佛未說有實法

諸瑜伽師依師教 見彼三法亦無生	所見大地骨充滿 說是顛倒作意故
如汝根識所見境 余觀彼境亦應見	如是不淨心見境 彼定亦應不虛妄
如同有翳諸眼根 總如所知非有故	鬼見膿河心亦爾 應知內識亦非有
若離所取無能取 此有由何能證知	而有二空依他事 未知雲有亦非理
彼自領受不得成 立未成故所宣說	若由後念而成立 此尚未成非能立
縱許成立有自證 他故如未知身生	憶彼之念亦非理 此因亦破諸差別
何故能領受境識 故能憶念是我見	此他性念非我許 此複是依世言說
是故自證且非有 作者作業作非一	汝依他起由何知 故彼自證不應理
若既不生複無知 石女兒亦何害汝	謂有依他起自性 由何謂此不應有
若時都無依他起 如他由著實物故	雲何得有世俗因 世間建立皆破壞
出離龍猛論師道 彼失世俗及真諦	更無寂滅正方便 失此不能得解脫
由名言諦為方便 不知分別此二諦	勝義諦是方便生 由邪分別入歧途

如汝所計依他事 果故此等雖非有	我不許有彼世俗 我依世間說為有
如斷諸蘊入寂滅 若於世間亦皆無	諸阿羅漢皆非有 則我依世不說有
若世於汝無妨害 汝可先於世間諍	當待世間而破此 後有力者我當依
現前菩薩已現證 是破常我作者故	通達三有唯是識 彼知作者唯是心
故為增長智者慧 以摧外道高山峰	遍智曾於楞伽經 此語金剛解彼義
各如彼彼諸論中 佛見彼等非作者	外道說數取趣等 說作世者唯是心
如覺真理說名佛 經說世間唯是心	如是唯心最主要 故此破色非經義
若知此等唯有心 何故如來於彼經	故破離心外色者 複說心從癡業生
有情世間器世間 經說眾生從業生	種種差別由心立 心已斷者業非有
若謂雖許有色法 則遮離心余作者	然非如心為作者 非是遮遣此色法
若謂安住世間理 若許現起真實智	世間五蘊皆是有 行者五蘊皆非有
無色不應執有心 般若經中佛俱遮	有心不應執無色 彼等對法俱說有

二諦次第縱破壞	汝物已遮終不成
由是次第知諸法	真實不生世間生
經說外境悉非有	唯心變為種種事
是於貪著妙色者	為遮色故非了義
佛說此是不了義	此非了義理亦成
如是行相諸餘經	此教亦顯不了義
佛說所知若非有	則亦易除諸能知
由無所知即遮知	是故佛先遮所知
如是了知教規已	凡經所說非真義
應知不了而解釋	說空性者是了義
計從共生亦非理	俱犯已說眾過故
此非世間非真實	各生未成況共生
若計無因而有生	一切恒從一切生
世間為求果實故	不應多門收集種
眾生無因應無取	猶如空花色與香
繁華世間有可取	知世有因如自心
汝論所說大種性	汝心所緣且非有
汝意對此尚愚暗	何能正知於他世
破他世時汝自體	於所知性成倒見
由具彼見同依身	如計大種有性時
大種非有前已說	由前總破自他生
共生及從無因生	故無未說諸大種
由無自他共無因	故說諸法離自性
世有厚癡同稠雲	故諸境性顛倒現

如由翳力倒執發 二月雀翎蜂蠅等
如是無智由癡過 以種種慧觀有為
說癡起業無癡滅 唯使無智者了達
慧日破除諸冥暗 智者達空即解脫
若謂諸法真實無 則彼應如石女兒
于名言中亦非有 故彼定應自性有
有眩翳者所見境 彼毛髮等皆不生
汝且與彼而辯諍 後責無明眩翳者
若見夢境尋香城 陽焰幻事影像等
同石女兒非有性 汝見不見應非理
此於真實雖不生 然不同于石女兒
非是世間所見境 故汝所言不決定
如石女兒自性生 真實世間俱非有
如是諸法自性生 世間真實皆悉無
故佛宣說一切法 本寂靜離自性生
複是自性般涅槃 以是知生恒非有
如說瓶等真實無 世間共許亦容有
應一切法皆如是 故不同于石女兒
諸法非是無因生 非由自在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 故知唯是依緣生
由說諸法依緣生 非諸分別能觀察
是故以此緣起理 能破一切惡見網
有性乃生諸分別 已觀自性鹹非有
無性彼等即不生 譬如無薪則無火

異生皆被分別縛	能滅分別即解脫
智者說滅諸分別	即是觀察所得果
論中觀察非好諍	為解脫故顯真理
若有解釋真實義	他宗破壞亦無咎
若於自見起愛者	及嗔他見即分別
是故若能除貪嗔	觀察速當得解脫
慧見煩惱諸過患	皆從薩迦耶見生
由了知我是彼境	故瑜伽師先破我
外計受者常法我	無德無作非作者
依彼少分差別義	諸外道類成多派
如石女兒不生故	彼所計我皆非有
此亦非是我執依	不許世俗中有此
由於彼彼諸論中	外道所計我差別
自許不生因盡破	故彼差別皆非有
是故離蘊無異我	離蘊無我可取故
不許為世我執依	不了亦起我見故
有生傍生經多劫	彼亦未見常不生
然猶見彼有我執	故離五蘊全無我
由離諸蘊無我故	我見所緣唯是蘊
有計我見依五蘊	有者唯計依一心
若謂五蘊即是我	由蘊多故我應多
其我複應成實物	我見緣物應非倒
般涅槃時我定斷	般涅槃前諸剎那
生滅無作故無果	他所造業餘受果

實一相續無過者 故蘊與心皆非我	前已觀察說其失 世有邊等無記故
若汝瑜伽見無我 若謂爾時離常我	爾時定見無諸法 則汝心蘊非是我
汝宗瑜伽見無我 緣色轉故生貪等	不達色等真實義 以未達彼本性故
若謂佛說蘊是我 彼唯破除離蘊我	故計諸蘊為我者 餘經說色非我故
由餘經說色非我 說識亦非是我故	受想諸行皆非我 略標非許蘊為我
經說諸蘊是我時 非依非調非證者	是諸蘊聚非蘊體 由彼無故亦非聚
爾時支聚應名車 經說依止諸蘊立	以車與我相等故 故唯蘊聚非是我
若謂是形色乃有 心等諸聚應非我	汝應唯說色是我 彼等非有形狀故
取者取一不應理 若謂有業無作者	業與作者亦應一 不然離作者無業
佛說依於地水火 及依眼等六觸處	風識空等六種界 假名安立以為我
說依心心所立我 彼等積聚亦非我	故非彼等即是我 故彼非是我執境
證無我時斷常我 故雲了知無我義	不許此是我執依 永斷我執最稀有

見自室壁有蛇居 倘此亦能除蛇畏	雲此無象除其怖 噫嘻誠為他所笑
于諸蘊中無有我 若有異性乃有此	我中亦非有諸蘊 無異故此唯分別
我非有色由我無 異如有牛一有色	是故全無具有義 我色俱無一異性
我非是色色非我 當知四相通諸蘊	色中無我我無色 是為二十種我見
由證無我金剛杵 謂依薩迦耶見山	摧我見山同壞者 所有如是眾高峰
有計不可說一異 複是六識之所識	常無常等實有我 亦是我執所緣事
不許心色不可說 若謂我是實有物	實物皆非不可說 如心應非不可說
如汝謂瓶非實物 我與諸蘊既叵說	則與色等不可說 故不應計自性有
汝識不許與自異 實法唯見彼二相	而許異於色等法 離實法故我非有
故我執依非實法 非諸蘊依非有蘊	不離五蘊不即蘊 此依諸蘊得成立
如車不許異支分 不依支分非支依	亦非不異非有支 非唯積聚複非形
若謂積聚即是車 由離有支則無支	散支堆積車應有 唯形為車亦非理

汝形各支先已有 如散支中無有車	造成車時仍如舊 車於現在亦非有
若謂現在車成時 此應可取然非有	輪等別有異形者 是故唯形非是車
由汝積聚無所有 故以無所有為依	彼形應非依支聚 此中雲何能有形
如汝許此假立義 能生自性不實果	如是依於不實因 當知一切生皆爾
有謂色等如是性 由無生故無色等	便起瓶覺亦非理 故彼不應即是形
雖以七相推求彼 若不觀察就世間	真實世間皆非有 依自支分可安立
可為眾生說彼車 亦名作者與受者	名為有支及有分 莫壞世間許世俗
七相都無複何有 彼亦速入真實義	此有行者無所得 故如是許彼成立
若時其車且非有 如車燒盡支亦毀	有支無故支亦無 慧燒有支更無支
如是世間所共許 亦許我為能取者	依止蘊界及六處 所取為業此作者
非有性故此非堅 此亦非有常等性	亦非不堅非生滅 一性異性均非有
眾生恒緣起我執 當知此我由愚癡	於彼所上起我所 不觀世許而成立

由無作者則無業 若見我我所皆空	故離我時無我所 諸瑜伽師得解脫
瓶衣帳軍林鬘樹 應知皆如眾生說	舍宅小車旅舍等 由佛不與世諍故
功德支貪相薪等 如觀察車七相無	有德支貪所相火 由余世間共許有
因能生果乃為因 果若有因乃得生	若不生果則非因 當說何先誰從誰
若因果合而生果 不合因非因無別	一故因果應無異 離二亦無餘可計
因不生果則無果 此二如幻我無失	離果則因應無因 世間諸法亦得有
能破所破合不合 汝語唯壞汝自宗	此過於汝寧非有 故汝不能破所破
自語同犯似能破 故汝非是善士許	無理而謗一切法 汝是無宗破法人
前說能破與所破 誰定有宗乃有過	為合不合諸過失 我無此宗故無失
如日輪有蝕等別 日影合否皆非理	於影像上亦能見 然是名言依緣生
如為修飾面容故 如是此因雖非實	影雖不實而有用 能淨慧面亦達宗
若能了因是實有 則可配此合等理	及所了宗有自性 非爾故汝唐劬勞

易達諸法無自性 汝復以惡分別網	難使他知有自性 何為於此惱世間
了知上說餘破已 雲何而是破法人	重破外答合等難 由此當知餘能破
無我為度生 佛複依所化	由人法分二 分別說多種
如是廣宣說 複略說為四	十六空性已 亦許是大乘
由本性爾故 如是耳鼻舌	眼由眼性空 身及意亦爾
非常非斷故 所有無自性	眼等內六法 是名為內空
由本性爾故 聲香味及觸	色由色性空 並諸法亦爾
色等無自性 二分無自性	是名為外空 是名內外空
諸法無自性 複說此空性	智者說名空 由空自性空
空性之空性 為除執法者	即說名空空 執空故宣說
由能遍一切 無量喻無邊	情器世間故 故方名為大
由是十方處 是名為大空	由十方性空 為除大執說

由是勝所為	涅槃名勝義
彼由彼性空	是名勝義空
為除執法者	執涅槃實有
故知勝義者	宣說勝義空
三界從緣生	故說名有為
彼由彼性空	說名有為空
若無生住滅	是法名無為
彼由彼性空	說名無為空
若法無究竟	說名為畢竟
彼由彼性空	是為畢竟空
由無初後際	故說此生死
名無初後際	三有無去來
如夢自性離	故大論說彼
名為無初際	及無後際空
散謂有可放	及有可棄舍
無散謂無放	都無可棄舍
即彼無散法	由無散性空
由本性爾故	說名無散空
有為等法性	都非諸聲聞
獨覺與菩薩	如來之所作
故有為等性	說名為本性
彼由彼性空	是為本性空
十八界六觸	彼所生六受
若有色無色	有為無為法

如是一切法 變礙等無性	由彼性離空 是為自相空
色相謂變礙 想謂能取像	受是領納性 行即能造作
各別了知境 蘊自相謂苦	是為識自相 界性如毒蛇
佛說十二處 所有緣起法	是眾苦生門 以和合為相
施度謂能舍 忍相謂不恚	戒相無熱惱 精進性無罪
靜慮相能攝 六波羅蜜多	般若相無著 經說相如是
四靜慮無量 正覺說彼等	及餘無色定 自相為無嗔
三十七覺分 空由無所得	自相能出離 遠離為自相
無相為寂滅 無癡八解脫	第三相謂苦 相謂能解脫
經說善抉擇 大師四無畏	是十力法相 本性為堅定
四無礙解相 與眾生利益	謂辯等無竭 是名為大慈
救護諸苦惱 喜相謂極喜	則是大悲心 舍相名無雜

許佛不共法 共有十八種
由彼不可奪 不奪為自相

一切種智智 現見為自相
余智唯少分 不許名現見

若有為自相 及無為自相
彼由彼性空 是為自相空

現在此不住 去來皆非有
彼中都無得 說名不可得

即彼不可得 由彼自性離
非常亦非斷 是不可得空

諸法從緣生 無有和合性
和合由彼空 是為無性空

應知有性言 是總說五蘊
彼由彼性空 說名有性空

總言無性者 是說無為法
彼由無性空 名為無性空

自性無有性 說名自性空
此性非所作 故說名自性

若諸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一切法空性 說名為他性

實際與真如 是為他性空
般若波羅蜜 廣作如是說

如是慧光放光明 遍達三有本無生
如觀掌中庵摩勒 由名言諦入滅定

雖常具足滅定心 然恒悲念苦眾生
此上複能以慧力 勝過聲聞及獨覺

世俗真實廣白翼 鵝王引導眾生鵝
複承善力風雲勢 飛度諸佛德海岸

第七菩提心遠行地

此遠行地於滅定 剎那剎那能起入
亦善熾然方便度

第八菩提心不動地

數求勝前善根故 大士當得不退轉
入於第八不動地 此地大願極清淨

諸佛勸導起滅定 淨慧諸過不共故
八地滅垢及根本 已淨煩惱三界師

不能得佛無邊德 滅生而得十自在
能於三有普現身

第九菩提心善慧地

第九圓淨一切力 亦得淨德無礙解

第十菩提心法雲地

十地從於十方佛 得妙灌頂智增上
佛子任運澍法雨 生長眾善如大雲

菩薩時能見百佛 得佛加持亦能知
此時住壽經百劫 亦能證入前後際

智慧入起百三昧 能動能照百世界
神通教化百有情 複能往遊百佛土

能正思擇百法門 一一身有百菩薩	佛子自身現百身 莊嚴圍繞為眷屬
如極喜地諸功德 當得功德各千種	如是住於無垢地 余五菩薩得百千
得百俱胝千俱胝 後得俱胝那由他	次得百千俱胝量 百轉千轉諸功德
住不動地無分別 三千大千佛世界	證得量等百千轉 極微塵數諸功德
菩薩住于善慧地 量等百萬阿僧祇	證得前說諸功德 大千世界微塵數
且說於此第十地 量等超過言說境	所得一切諸功德 非言說境微塵數
一一毛孔皆能現 如是剎那剎那頃	無量諸佛與菩薩 亦現天人阿修羅
如淨虛空月光照 於色界頂證靜位	生十力地復勤行 眾德究竟無與等
如器有異空無別 是故正智同一味	諸法雖別性無差 妙智剎那達所知
若靜是實慧不轉 不知甯知成相違	不轉而知亦非理 無知者誰為他說
不生是實慧離生 如心有相知彼境	此緣彼相證實義 依名言諦說為知
百福所感受用身 彼力發音說法性	化身虛空及餘物 世間由彼亦了真

如具強力諸陶師 現前雖無功用力	經久極力轉機輪 旋轉仍為瓶等因
如是佛住法性身 由眾生善與願力	現前雖然無功用 事業恒轉不思議
盡焚所知如乾薪 爾時不生亦不滅	諸佛法身最寂滅 由心滅故唯身證
此寂滅身無分別 眾生未空常利世	如如意樹摩尼珠 離戲論者始能見
能仁於一等流身 自生雖已久遷滅	同時現諸本生事 明瞭無雜現一切
何佛何刹能仁相 聲聞僧量如何行	諸佛身行威力等 諸菩薩身若何等
演說何法自若何 作何佈施供佛等	如何聞法修何行 於一身中能普現
如是持戒修忍進 彼等無餘一切行	禪定智慧昔諸生 於一毛孔亦能現
諸佛過去及未來 安住世間說正法	現在盡於虛空際 救濟苦惱眾生者
從初發心至菩提 由知諸法同幻性	一切諸行如己行 於一毛孔能頓現
如是三世諸菩薩 及餘一切異生位	獨覺聲聞一切行 一毛孔中皆頓現
此清淨行隨欲轉 一塵遍於無邊界	盡空世界現一塵 世界不細塵不粗

佛無分別盡來際 盡瞻部洲一切塵	一一剎那現眾行 猶不能及彼行數
處非處智力 知種種勝解	如是業報智 種種界智力
知根勝劣智 靜慮解脫定	及知遍趣行 等至等智力
宿住隨念智 諸漏盡智力	如是死生智 是謂十種力
彼法定從此因生 違上非處無邊境	知者說此為彼處 智無礙著說名力
愛與非愛違上相 智力無礙別別轉	盡業及彼種種果 遍三世境是為力
貪等生力之所發 余法所覆諸勝解	有劣中勝種種欲 智遍三世名為力
諸佛善巧界差別 正等覺智無邊際	眼等本性說名界 遍諸界別說名力
遍計等利說名勝 眼等互生皆了達	處中鈍下名為劣 種智無礙說為力
有行趣佛亦有趣 天人鬼畜地獄等	獨覺聲聞二菩提 智無障礙說為力
無邊世界行者別 及九等至諸差別	靜慮解脫奢摩他 智無障礙說名力
過去從癡住三有 盡情無邊並因處	自他一一有情生 彼彼智慧說為力

盡虛空際世界中	一一有情死生時
于彼多境智遍轉	清淨無礙說名力
諸佛一切種智力	速斷煩惱及習氣
弟子等慧滅煩惱	於彼無礙智名力
妙翅飛還非空盡	由自力盡而回轉
佛德無邊若虛空	弟子菩薩莫能宣
如我于佛眾功德	豈能了知而贊言
然由龍猛已宣說	故我無疑述少分
甚深謂性空	余德即廣大
了知深廣理	當得此功德
佛得不動身	化重來三有
示天降出胎	菩提轉靜輪
世有種種行	為多愛索縛
佛以大悲心	鹹導至涅槃
離知真實義	餘無除眾垢
諸法真實義	無變異差別
此證真實慧	亦非有別異
故佛為眾說	無等無別乘
眾生有五濁	能生諸過失
故世界不入	甚深佛行境
然有佛善逝	具智悲方便
昔曾發誓願	度盡諸有情
以是如智者	導眾赴寶洲
為除眾疲乏	化作可愛城

佛令諸弟子 念趣寂滅樂
心修遠離已 次乃說一乘

十方世界佛行境 如其所有微塵數
佛證菩提劫亦爾 然此秘密未嘗說

直至虛空未變壞 世間未證最寂滅
慧母所生悲乳育 佛豈入於寂滅處

世間由癡啖毒食 如佛哀潛彼眾生
子毒母痛亦不及 以是勝依不入滅

由諸不智人 執有事無事
當受生死位 愛離怨會苦

並得罪惡趣 故世成悲境
大悲遮心滅 故佛不涅槃

月稱勝比丘 廣集中論義
如聖教教授 宣說此論義

如離於本論 餘論無此法
智者定當知 此義非餘有

由怖龍猛慧海色 眾生棄此賢善宗
開彼頌蕾拘摩陀 望月稱者心願滿

前說深可怖 多聞亦難解
唯諸宿習者 乃能善通達

由見臆造宗 如說有我教
故離此宗外 莫樂他宗論

我釋龍猛宗 獲福遍十方
感染意藍空 皎潔若秋星

或如心蛇頂	所有摩尼珠
願普世有情	證真速成佛
證多如經錄	倘後有譯者
依本釋翻譯	正直善觀察

入中論頌，是薩曼達國，光顯龍猛深廣理趣，證持明位，得如幻定，住無上乘，成就逆品不可奪之殊勝智慧，能於所畫乳牛擠乳，破除有情實執之月稱大阿闍黎，著作圓滿。

迦濕彌羅聖天王時，印度底拉迦迦拉沙論師，與西藏跋曹日稱譯師，於迦濕彌羅國無比大城寶密寺中，依迦濕羅本翻譯。後於拉薩惹摩伽寺，印度金鎧論師序與前譯師，依照東印度本，善加校改，講聞抉擇。

入中論竟